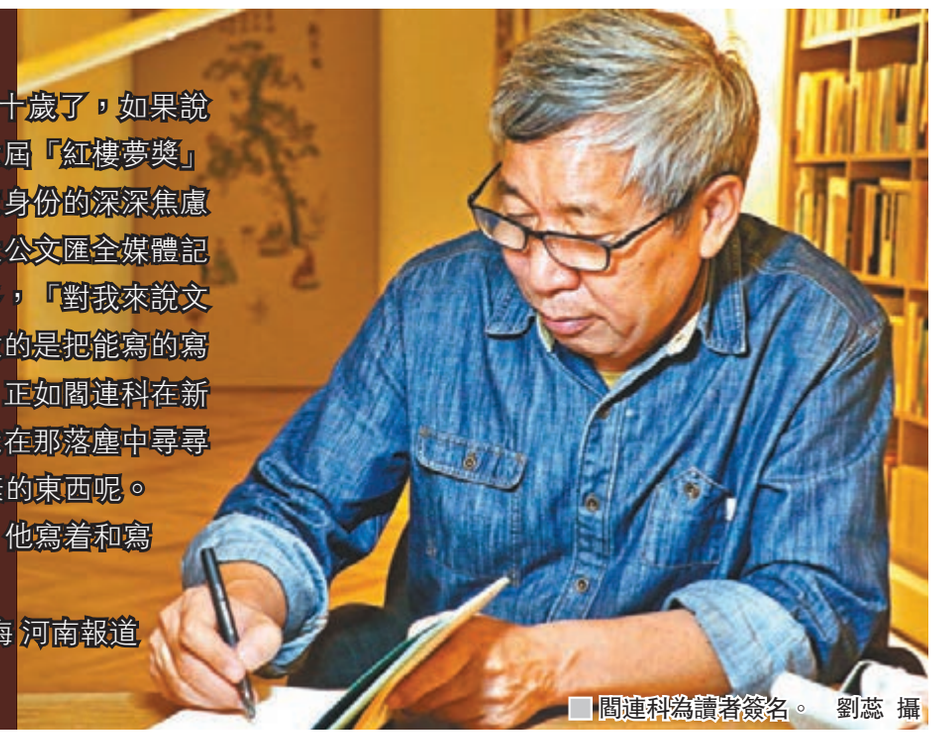
閻連科：「文學是我的命運 不可違抗」

出生於1958年的閻連科今年六十歲了，如果說兩年前他憑小說《日熄》獲頒第六屆「紅樓夢獎」首獎時還處於對文學創作、對作家身份的深深焦慮之中，那麼今年的他在接受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採訪時則顯得「從心所欲」許多，「對我來說文學的命運是不可違抗的，唯一能做的是把能寫的寫到最好。其他交給別人不要管。」正如閻連科在新作《田湖的孩子》中談故鄉，「就在那落塵中尋尋覓覓吧。也許能找出一些不捨扔棄的東西呢。找着和找着，也就找着和找着」，他寫着和寫着，也就寫着和寫着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谷素梅 河南報道



■閻連科為讀者簽名。 劉蕊 攝

2018年8月甫一面市，《田湖的孩子》即登上「華文好書」9月榜。閻連科在鄭州松社書店接受記者訪問時談及此書，說道，「這本書放在我一生的寫作中，它一定不是最好的，但這本書的意義就在於能讓大家看到小說之外的閻連科。」

耳順之年憶童年

「一個六十歲的人去回憶他少年時的事情，有三個意義：一個是他老了，一個說明他童心仍在，覺得童年非常美好，值得回憶；第三個是這個社會缺乏了某種東西，這些形成文字的回憶能夠填補社會上的某種鴻溝，填補人和人之間的裂隙。」閻連科說，「比如書中寫到和一個叫見娜的小姑娘相處，單純到不能再單純，但是長大後就會發現，人與人之間再也沒有這麼單純的事情了。」

不同於閻連科小說的「魔幻」，《田湖的孩子》沒有扣人心弦的曲折情節，它更像是一個平視的紀錄片，採取的是「無技巧」的方式，就像是土地中自然地生長出來的文字，如他自己所言：「寫散文時不會刻意帶上批判的眼光，而是回憶起哪段就寫哪段，出於本能相對真摯地表達出來。」

閻連科說，《田湖的孩子》和《我與父輩》是一脈相承的。「《我與父輩》可能是我一生中賣得最好的書，在海外也賣得很好。最近，美國方面也正在跟我聯繫，想要先出《田湖的孩子》。我想大家可能都意識到某種東西，這種東西是超越一個地域，超越一個民族的。」

這種超越地域的東西，應該就是閻連科所說的，「世上的浪漫，莫過於某種童年的記憶；記憶中最結實的存在，就是那叫故鄉的地方。」

田湖選定的作家

焦慮似乎始終貫穿閻連科的寫作。他在2016年獲頒第六屆「紅樓夢獎」首獎發表獲獎感言時如此說道：「作家與文學，在今天的中國，真是低到了塵埃裡去……我們不知道中國的現實，還需要不需要我們所謂的文學。」他也在公開場合說過「寫作無意義」這樣的話。

「說寫作無意義，是覺得你也寫不出《紅樓夢》，也達不到魯迅的水平；說靠寫作賺錢，也不會像郭敬明那樣掙那麼多錢。」他也有對自身創作激情的懷疑，「年齡是沒辦法的事情，極少會出現杜拉斯那樣七八十歲還在寫的。我也經常懷疑自己明年後年可能就寫不出來了。」

但焦慮與懷疑的背後卻是堅持與警醒。「人總是要做點事情，真下地幹活你也不會，去賣菜也不會，就剩下這麼一件事情了。」閻連科只要不離開寫作的地方，便會堅持每天在7、8點左右坐下來寫兩千字。「有的時候也會有一點點僥倖的心理，也許我能寫出一部有意義的小說來。只要僥倖的心理不熄滅，寫作就會一直繼續下去。」

為防止自己「寫不出來」，閻連科會「與青年作家交流，持續讀一些新的東西，以延長自己的寫作。」

閻連科不斷地寫作、寫作、再寫作，為的是什麼？他在《田湖的孩子》中給出了答案：「我全部的寫作不證明任何東西，而只是為了說明，這個村莊、這個家門口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全世界人意識不到這個點，你無法證明。我希望以文學的方式告訴全世界的人：無論地球怎麼樣地旋轉，它的中心是在中國的，中國的中心在河南嵩縣，嵩縣的中心在田湖那個村莊。……文學上，田湖給我帶來的影響已經是超出我們的想像，它不單單是給你一個故事、一個人物、一個情感，而是給了我理解世界的方式。」

閻連科說，自己是田湖選定的寫作者，「如藏傳佛教，千年萬年，千里萬里，最終選定那個轉世活佛一樣，來選定我成為那個村莊和那片土地上的一個寫作者。」

回不去的故鄉

在書中，閻連科不厭其煩地談及想要「出走」，並且「處心積慮」地謀劃了一次又一次的「出走」。對於年少的閻連科來說，田湖是世界的中心，「出走」代表着一種成熟，一種可以承擔的能力。對於故鄉的感知——世界的中心，很自然地會過渡到對自己、對萬物的感覺上，在《找李白》《從田湖出發》《龍門》等篇章裡，閻連科談起在出走途中面對山、草原、道路的感受，「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如今，出走半生，歸來已然不是年少時的那個閻連科。「故鄉回不去是必然的，不是說那裡有個房子就是你的家。」閻連科說，「極少能有真正能回到故鄉的人，那些走出去二三十年的人，每個人都有回不去的感覺。」

閻連科將自己的人生過程比作一輛公共汽車，「從這邊到那邊，進站加油休息又出發，一直在路上跑來跑去。」

「寫作就是排解這種故鄉回不去、北京融不進來的疏離感。」田湖是閻連科寫作上的永恒的故鄉。「世界上任何一個作家的寫作都有一塊某種文化的地方終身離不開。他一定要和那個地方有聯繫，寫作才能得心應手。這個地方可能就是某些作家的故鄉。」閻連科說，歐洲作家的寫作地域可能大一些，因為他們從小旅行來旅行去，「一邁腳就是另一個國家。」但中國地域非常大，「所以中國作家的寫作是非常特殊的。就小說題材來說，還沒有看到一部特別國際化的。」

閻連科一直強調，田湖是他文學寫作的中心。「不管多麼神奇古怪的事情，放到這塊土地上我都會得心應手，離開這塊土地，我沒這個能力。」

「但是要注意，你有能力把全世界的故事放到你的村莊，那麼你有沒有能力把這塊土地上的東西放出去，放到全世界，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閻連科評價自己的作品《受活》，裡面有一個情節就是把列寧遺體買回來。「若干年後，小孩子都不知道列寧是誰了，為什麼要把他買回來。這個時候就要警惕了，這就是你的小說沒有超越時空。」而《炸裂志》有可能現在大家不看，但是當大家看的時候大家是懂的。他又舉例茅盾的《子夜》，「當初那麼火，現在看的卻少了，寧願去看《駱駝祥子》，所以一定要去超越，把故事放回來容易，放出去更難。」

香港是寫作聖地

在《閻連科的文學講堂》一書中，閻連科曾寫道，三年前決定來香港教書，是一種逃離，而香港也成了閻連科的寫作聖地。他住在科大半山的一套海景公寓裡。「真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房子就在海邊，非常安靜。」他在香港的生活非常有規律，「下午去圖書館看書，晚上到海邊散散步，每周上上課。而且最重要的一點，人際關係非常單純。」閻連科說，在香港教書，會有很多人專門從法國、從台灣地區或者從其他學校過去聽課，「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鼓勵。而且他們就是來聽課的，不是來看你這個人，來看明星的。」

閻連科說：「在香港，學校的規劃安排都是有計劃的，不會有突發事件，任何事情都會提前一個月半個月告訴你。所以，對我來說，香港就是一個寫作的聖地，寫作的花園。」

而對於「教書」，閻連科也有新的想法，他打算開一門新課。「想把中外文學放在一起，尋找其中的某種相似性。」

■《田湖的孩子》 劉蕊 攝

成爲學習之才

書評

文：余孟書

《學習的王道》
作者：喬希・維茲勤
譯者：游敏
出版：大塊文化

一提起「學習」這件事，恐怕有些讀者會迅速被捲入負面漩渦，心情原本十分愉悅，但當他們得知準備探討關於學習的話題時，忽又意興闌珊，不僅將孔夫子的教誨：「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拋到九霄雲外，更希望自己能立刻逃離此項話題。前述現象的成因很複雜，惡劣情緒經驗、心靈創傷、長期接受不合宜的教育訓練等等，都可能導致學習興趣喪失。

試圖改善狀況的人們，也許會尋求外力幫助。稍微觀察周遭即可發現，傳授學習秘方的書籍如雨後春筍般出版，坊間學習訣竅課程經常爆滿，相關題材的戲劇文學往往能獲得良好迴響。「如果我是天才，如果我能遇見學習之神，一定很讚……」曾如此幻想過的人不在少數。

這個競爭異常激烈的社會，只有少數人能擠進金字塔頂尖成為菁英，他們為何與眾不同？若只有少數人可獲得成功，平庸的我們繼續努力還有什麼意義呢？喬希在出版《喬希・維茲勤的西洋棋攻略術》這本棋弈指南之後，經過不斷地拆解個人經驗及歸納分析，又撰寫了《學習的王道》一書，向讀者分享自己的學習方法。被譽為天才的喬希，南征北討，贏得無數勝利，他遇過學習之神嗎？

喬希六歲時從華盛頓廣場公園的街頭棋客那裡學習西洋棋的基礎技巧，繼而被大師級的教練收為門徒，九歲起陸續榮獲八次的全美西洋棋冠軍，對弈成績相當傑出。電影製片廠商依據喬希父親的著作《天生小棋王》，改編成真人真事的同名紀實電影。播映後，鎂光燈和影迷蜂擁而至，常有崇拜者央求簽名，喬希雖享受四面八方的關心，卻也意識到自己不再專注於棋局。十八歲時他偶然讀了《道德經》，深受啟發，從此對東方哲學思想產生興趣，於二十二歲開始學習太極拳，跨足全新領域，亦贏得多次世界冠軍，締造出另一個令人羨慕的傳奇。

人們在羨慕天才的同時，潛意識裡可能也隱含一定程度的自我失望，傾向將夢想無法達成的原因歸咎於缺乏天分，悲觀性格者甚至會怨天怨地，認為成功只與天才締結良緣，自己必須默默承受庸才的不幸。然而當我們從理性角度切入，以更為客觀的眼睛來看待事物時，就會明了即使像喬希這樣的天才，仍有他必須面對的人生課題，而且困難指數並不低。被光環盛名所累，變得畏懼西洋棋，陷入徬徨迷霧多年，遭遇種種高壓與挫折的喬希，又是如何突破困境，重新愛上學習呢？參加過大小戰役，背負起非勝即敗的沉重包袱，喬希體認到他的強項既不是太極拳，也不是西洋棋，而是學習的藝術。

關於聰明才智的偏見，喬希給予讀者一些建議。世人對智力所抱持的思維，發展心理學的專家將其區分成兩種論點。其中一種是主張「固定智力論」，認為智力為固定實體，天生注定，不可改變。喬希在《學習的王道》提及相關研究時，則建議讀者培養另一種心態，也就是「增長智力論」，把智力視為動態變體，相信它能藉由學習而增加、成長。採取此種開放式概念，猶如寄居蟹脫離舊殼，尋覓新殼的過程，更是學習和成長的起點。

喬希分享了對他而言極有效用的學習策略，願這些概念能提供一個架構與方向，但也由衷期盼讀者在鍛煉技巧前，先發掘最有共鳴的資訊，再加以整合吸收，直到資訊消失無蹤，自己得以展翅飛翔。這樣的期待，或許就像喬希再三強調的「習數以忘數」一樣，將技術吸收並內化為本能，自然就可以體會其中奧妙了。

回到初始話題，許多人希望能遇見的那個學習之神，到底藏身於何處呢？讀者不妨認真尋覓一番，雖然具有相當難度，還是建議找找看。萬一沒能找到法力無邊的神祇，切莫感到氣餒。天才、雄才、鬼才、庸才……無論哪一種才，才字前方那些裝飾語彙不過就是形容詞而已，消除偏見後，即使沒有學習之神相助也別太擔心，因為你將會是這個世界永遠在等待的學習之才。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wp@gmail.com

書介

夜鶯

作者：克莉絲汀・漢娜
譯者：施清眞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1939年，在法國寧靜的小村莊卡利弗，德軍徵用薇安的家，逼迫她和小女兒與敵人一同生活。她以為妥協就能平安、無求就能倖免，但「名單」仍一再帶走她愛的人，挑戰她的信念。薇安的年輕妹妹伊莎貝爾個性叛逆，用滿腔熱情莽撞地追求人生意義。當成千上萬巴黎市民陷入混沌不明的戰局時，她遇見賈約丹，一腳踩進沒有明天的愛情，同時投身反抗行動，從庇里牛斯山到集中營，她用生命寫下了一頁歷史。「夜鶯計劃」拯救了無數人，但挽不回生命。那些來不及解釋的歉疚，來不及道出的愛，與那個永遠不願掀開的秘密 — 塵封在閣樓置物箱的那張身份證，讓這一切重新翻湧了起來。

大漢光武（卷一）：少年遊（上）

作者：酒徒
出版：時報文化

著名網絡作家酒徒的歷史演義小說，講述東漢光武帝劉秀從布衣到帝王的傳奇人生，奪得2018年首屆梁羽生文學獎。劉秀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但在數代「推恩令」的削弱下已成平民。王莽篡漢建立新朝後，復古改制，擴招太學，劉秀及好友嚴光、朱祐等少年兒郎得以離開家鄉前往長安求學，親歷了群雄並起、天下思治的亂世景象，以「書樓四俊」在太學嶄露頭角後，少年劉秀立下宏願，「做官要做執金吾，娶妻要娶陰麗華」，而少年們的經世之才如錐處囊中，即將脫穎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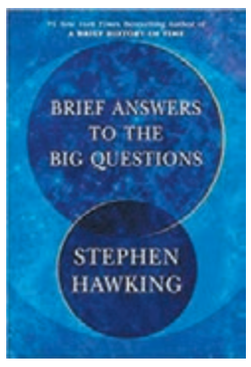
365・天天貓和日麗

作者：中西直子
譯者：黃薇嬪
出版：漫遊者文化

365天，今天是什麼喵日子？被譽為「一手拿繪筆、一手拿鍋鏟」的日本插畫家暨料理家 — 中西直子，運用所收集的各類紙張，拼貼及描繪出366張創意十足的貓畫作。這不僅是貓咪的圖繪日記，也是了解日本文化的日曆，除了例行活動、祭典、月圓月缺之外，還可知道什麼時候出現霜柱、雁子南飛、學習節氣知識等，交織着各季節美麗的風景；也可認識山之日、貓之日、櫻桃日、DoReMi紀念日、探險家日等，各式各樣的紀念日。即便是平凡無奇的一日，跟着貓咪悠悠晃晃，也有小驚喜。

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

作者：Stephen Hawking
出版：Bantam



未來人類仍會存活嗎？我們應該在宇宙中尋找其他殖民地嗎？上帝是否存在？這些只是這本著作中所探討的幾個疑問，書中內容擷取各界專業人士所提出的疑問，透過演講、採訪、隨筆筆記及問答等形式解答，前言邀請到曾在《愛的萬物論》中扮演霍金的奧斯卡最佳男主角艾迪・瑞德曼撰寫，引言邀請諾貝爾得主基普・索恩，而後記則由霍金的女兒露西完成，本書將是霍金留給世人最具啟發性的偉大作品。

那時的先生：1940–1946大師們在李莊沉默而光榮的歷程

作者：岳南
出版：遠流

考古紀實作家岳南繼《李莊往事》與《南渡北歸》兩部巨作，再現戰火下人文大師與理工學者們的凜凜風骨。1940年，因躲避日軍的猛烈轟炸，同濟大學師生遷往川南古鎮李莊，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也先後輾轉而來，一時間，眾多學者和大批珍貴文物古籍彙聚李莊 — 這個被傅斯年戲稱「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從此成為「自由中國的心臟」。透過大量檔案資料，以及大師後人、李莊故人的口述記錄，再加上作者酣暢的文筆，讓我們看見學人領袖傅斯年的霸氣、考古學大師李濟的耿介、甲骨學大師董作賓的守拙、中國藝術欣賞大師李霖燦的慢工細活、中國建築學之父梁思成的苦心孤詣、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感時憂世……